

# 戴笠將軍與我

·徐志道·

## 上老河口跳火坑去

民國二十七年夏，我應桂率真（永清）先生之邀，到漢口轉往第二十七軍，擔任參謀處長，却蒙戴雨農（笠）先生特達之知，邀我加入新擴充而成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工作，出任軍事科長一職，旋又奉命潛入敵後，指揮浦東一帶的忠義救國軍，曾被敵偽五路圍捕，險象環生，戴先生為我安全着想，遂又將我遠自上海調往戰時陪都——重慶。

民國二十九年春，我到重慶後，謁見戴先生時，除報告工作經過情形，並蒙殷殷嘉勉外，命至中央訓練團報到受訓。我受訓的那一期是第七期，團長係由委員長自兼，陳辭修先生兼任副團長，王東原先生擔任教育長，由兼團長親自主持宣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於廿九年四月十五日畢業。翌日戴笠先生召見，命即赴軍委會祕密監察人員訓練班，擔任少將隊長，到職後，大約還不到一個星期，有一天晚上九時左右，戴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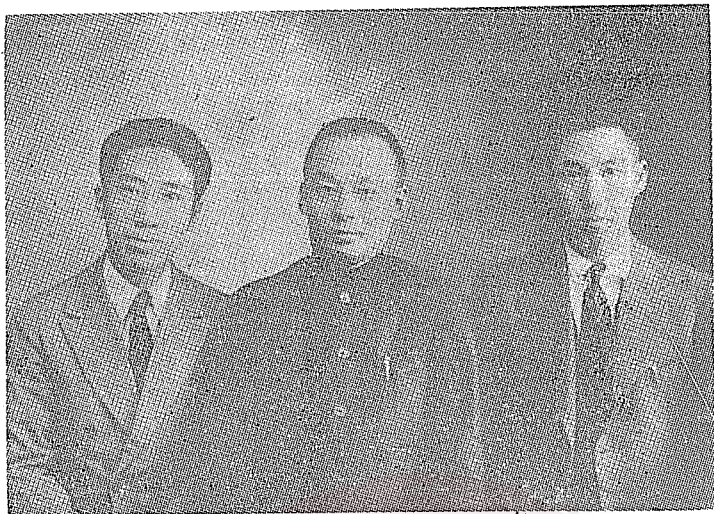
生派人來召，我就偕同來人往謁，至時見戴先生獨坐在會客室中沉思（會客室甚大，好像不是曾家岩那座房子），我入室敬禮後，戴先生站起來握手讓坐，垂詢中央各單位調訓人員人數（當時受訓人員，係指定由各部會中級以上職員中選送）及編訓情形等。稍頓，忽又望着我說：志道兄！你既已擔任了隊長，我想班本部業務，並

不太多，副主任一職，即由你兼，怎麼樣（主任係戴先生自兼，那時副主任為劉藩兄，軍校一期先進）？我聽了一呆，心想，我對班內情形還沒弄清楚，劉兄又係老大哥，這怎可以？當即坦誠報告說：戴先生！我擔任隊長還沒幾天，就調動主持班務的副主任，似乎不太好，戴先生如果另派其他同志接替副主任職務，我不敢有何意見，如要我來兼任，我覺得很為難，並且劉副主任處理班務很細心，大家對他也很好。戴先生想了想說：我本來另有一件事，要劉藩兄去，你現在說的也對，讓我考慮考慮再說，隨即辭別，以後也就未再提過。因此，我常想到，戴先生處事非

常積極，即決即辦，但如當你說的有理、或認有不妥時，亦並不堅持己見，此實非一般自以為是、固執成見之高官所可企及。

我記得廿九年六月中旬，祕密監察人員第一期受訓結業，第二期尚未定期召集，一時頗覺清閒，直至是月底，戴先生召見，先後到連的同志，連我在內好像有四、五位（楊蔚兄與趙理君兄，那天亦彷彿在座），戴先生提示：委員長已決定在各戰區編訓便衣混成隊，擴展敵後破壞、策反襲擊等工作，每戰區派一少將編練專員（後改為督導組長），任務至為重要，希望大家悉力以赴，於是指派××至×戰區，××至×戰區，惟提到第五戰區時，在座同志均表示不願去，戴先生沉默些時，即對我說：志道兄！我想還是請你勉為其難。我也久聞李宗仁是「桂系」軍閥，很難相處，且傳說，我們在該戰區之情報人員，已有過被扣監禁情事，我雖不怕艱危，但是李宗仁尚不合作，甚或給予阻擾，則此一任務，即很難達成，將來如何對得起長官，因即報告

說：戴先生派我至任何地方，或即赴湯蹈火，我不敢辭，至於第五戰區方面，我想還是遞派一位兩廣籍的同志去，較為適宜。戴先生聽了沉思未答，稍頓，才對大家說：好，五戰區的事另外研究，遂各辭別。在此期間，監訓班中亦無公可辦，乃偕內人至重慶南岸海棠溪（又好像是南



戴笠將軍（左）與胡宗南將軍（中）  
趙龍文先生（右）合影

溫泉）稍住遊息，二、三日後一天的下午，郭斌兄來到，對我云：戴先生今晚請客，要我來請你去作陪，希望你早一點去。我即預感到，今晚一定會再提到五戰區的事，但又不能藉故推辭，只得準時赴宴，飯後客人陸續辭別，戴先生獨關照我稍等，我心中頗感猶豫，待送客走完后，回身引我進入休息室，就對我說：志道兄！五戰區編練專員人選，我已考慮很久，你從前在成都，對於四川那些將領，都應付得很好，怎麼現在沒有這勇氣了？你還是準備到五戰區去，我已派定報務員和爆破、行動等教官，你不要再辭。這時我覺得戴先生太苦人所難，不得不力請另派幹練同志。至此，戴先生又對我說：我告訴你，這是 委員長決定的，你真的不願去，那你就自己去見 委員長報告。我聽了深感惶恐，爲了我一時的固執，還去麻煩極峯，豈不罪過，而戴先生不予斥責，必使我自己感悟，如此容忍推愛，就是跳火坑，我也只有跳下去了。

### 戴先生來自備乾糧

我率局派工作同志，於七月中旬出發離渝，沿途跋涉耽延，至漢中又逢淫雨停留，到達老河口（五戰區長官部所在地），已八月將盡，越日請見戰區長官李宗仁（即後來背叛黨國之李逆），據告已奉到 委員長電令，表示歡迎來戰區幫忙，關於訓練地點、房舍用具、暨編練作業等，囑與副官、參謀兩處連絡。辭出後，即至副官處接洽，蒙已寬安老河口附近鄉間之馬家崗，教室及桌椅等用具，亦已佈置就緒，遂偕同隨來人員

遷入居住，開始籌備成立編練處，並分別與各部隊聯繫，定期遞送優秀下級幹部，分批編訓，分批派遣敵後工作，一般業務之推展，除實習爆破不慎、炸傷學員數人，暨查獲一醫院院長爲敵方間諜，送請判處死刑，與唐軍法監稍有爭執外，幸未遭遇若何困難，其時鄧文勳同志、係任長官部參謀處參謀，籍隸湖北，可謂人地兩宜，經洽請調用，工作上協助不少。

三十一年秋初，接局本部電報，戴先生於某月日（已想不起確期）可抵老河口視察，我即商請農民銀行老河口分行經理鳳純德兄（現在台從事工商業），借用該行樓上全部房間，佈置臨時行館，並託該行廚司準備餐料，以備戴先生及隨從人員住宿便餐。那天下午兩點多鐘，戴先生來到，在我的辦公房間內稍事休息，即命集合全體教職員，學員（共二百八十餘人）點名訓話，每點一名，必上下注視，所以誰也不敢側聲，點訓完畢，天已薄暮，我即請戴先生至農民分行休息晚餐，想不到戴先生一指行李對我說：我已帶了行軍床和乾糧來，不必驚擾人家，你也回去休息。戴先生的行止，連如此微末小事，也都一一安排，其顧慮之週到，生活之簡約，實非一般高官所可比擬，我自然不便再說什麼，只好敬禮告退。大約九點鐘左右。戴先生派侍從來召，當我入室時，行軍床已經架起，大概乾糧也已經用過了。戴先生命我坐在對面木椅上，交代我說：明天中午，就在前面操場會餐，飯菜照平時規定，不必另加，稍頓，又對我說：志道兄！怎麼你到這裏來，不帶些人來幫你做事？我聽了



、一時莫明所以，只得報告說：戴先生！我來時，您不是派了幾位同志和我一起來的嘛，他們都很努力、負責，我覺得很好。戴先生聽了一聲說：我講的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那些職員學員名冊裏面，祇有一個江蘇人（後來查明那位江蘇人，是卅三集團軍馮治安總司令保送的）。啊，這真使我驚奇不置！因為名冊是我臨時放在講台上的，事前戴先生沒有看過，在點名時，我看他全神貫注着被點到的人，怎麼連每個人的籍貫都看了，而且還記的一清二楚呢？稍頓，又說：我離開重慶之前，曾到別働軍司令部去看過，嚇！周道三（偉龍）已把司令部搞成湖南同鄉會了，你正和他相反（後來戴先生突電命我接任別働軍司令，這一點，似亦不無關係）。講到這裏，戴先生似乎又在沉思，我乘機報告說：時間已不早，還要準備明天的事，戴先生早些休息罷，遂辭出。

### 劉汝明在道旁佇候

我回到住處，立即召集業務有關人員，囑將明日中午會餐，暨應準備事項，分別通知，並限定時間，整潔操場，劃分席地坐位，中間拼置課桌兩張，備作戴先生餐席，伙食方面，前方部隊，一般都是混合菜，每桌一大盆，另加一湯，倒也方便，不過交代特別注意清潔，準時開飯，交代清楚後，各自回去準備，我亦就寢。不知怎的，我躺在床上，轉輾反側，總不能成寐，戴先生的言行舉動，一幕一幕的在我腦中旋轉，想到戴先生點名時的神態，晚間的問話，覺得

領袖賦予了戴先生如此廣泛而艱鉅的任務，日理萬機，而仍能鉅細無遺，這不僅是天賦的高度智慧與仁勇性格，也許後天的磨練，暨領袖的薰陶與精神感應，關係更大，……直至黎明，始入睡，醒時手錶已近十點，急忙起身嗽洗，略用早點，即至各處巡視，除少數地點猶覺不够整潔，隨令改正外，學員寢室，教室、暨操場等地，均還過得去，延至十一時，我就傳令集合，點名清查人數，各就席地坐位，此時飯菜均已安放完畢，約十一時五十分，入報戴先生，請出用膳，當值日官喊立正敬禮口令時，充分現出嚴肅氣氛，鴉雀無聲，戴先生週迴巡視一過，說聲請坐，大家即就地坐下，聽到「開動」口令，一致就餐，食畢，戴先生再度訓話勗勉，直至下午兩點多鐘，會餐始告結束，侍從已將行李搬進隨從汽車待命。戴先生隨對我說：時間不早了，我現在就出發去洛陽，說畢示我一同上車，車離馬家崗，我報告說，要不要灣到長官部，和長官禮貌一下，戴先生稍一凝神，馬上掏出一張名片交給我說：你回來後，代表我去看他，就說我因時間匆促，要赴洛陽，囑代問候。在車上隨意問答，倒也不感寂寞，汽車進入南陽市杪時，瞥見第二集團軍（好像是這番號）總司令劉汝明先生（現亦在台上），已率高級幕僚六、七人，站立道旁迎候（我想劉先生事前一定得了情報），戴先生忙令司機停車，下來與劉總司令等逐一握手道好，劉即一再懇切邀請至總司令部稍坐談談，遂轉車赴總部（在距南陽數華里的一個大村落中），劉總司令熱誠招待，彼此爽快交談、推崇

，倍極和氣親切，劉挽戴先生晚餐，戴先生以急須趕赴洛陽固辭，乃依依告別（記得那天劉總司令還安排了儀隊迎送），回至南陽，日將銜山，戴先生對我說：你送我到此為止，你要多保重，以後如有什麼困難，隨時用電報告訴我，我會替你解決的。戴先生短短幾句話，使我感動得忍不住要流淚，只好強笑說了聲「我知道」三個字下車，望着戴先生座車去的看不見了，才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次日回到老河口。現在回憶起來，當時一般軍政長官、對於戴先生，是如何的仰慕，又是如何的尊敬。戴先生對於幹部，是如何的關切，又是如何的期望？

### 洛陽血案鐵的紀律

洛陽特訓班之設立，旨在訓練第一第五及第十等戰區混城隊的中下級幹部，準備將原有混城隊改編為別働縱隊，我奉命以特訓班副主任名義，主持訓練，班本部設在洛陽城內一座空營房，我於三十一年八月底到職，着手籌備，辦理隊員報到編隊等事宜。班本部職員，包括教官、庶務、經理等，均由一、五、兩戰區混城隊督導組（卅年一月改稱）調用，受訓隊員三百餘人，編成四隊，一切均照教育計劃執行，尚稱順利。是年冬，忽盛傳有黃河北岸來城之居民六、七人，全部失踪，數日查無下落，越日又傳此失踪之居民，已被戰區混城隊趙組長（理君）殺害，我以理君兄為人爽直，歷年工作成績優異，深為戴先生所賞識，絕不會如此冒失，比即走訪趙兄，據告絕無此事，可能為漢奸故意造謠打擊，我以趙兄既與



此傳說無關，也就不再注意，詎料整個洛陽城情形，日趨嚴重，民衆不斷集體遊行示威，並高呼打倒××口號，我乃將所見所聞者，電報局本部，並於當日晉見戰區司令長官蔣銘公（鼎文），冀獲瞭解實情，見面後，我先將趙兄所言者報告銘公，銘公說：他們已經在督導組後面附近窪地內，發掘到全部屍體，事證俱在，怎麼推得了，現在我只有電報 委員長請示處理，對於趙理君本人，就是有罪，顧念他過去的功績，我們還是要想法幫忙，成全他，你也將情形報告雨農（銘公對戴先生的稱謂）。是日深夜，我再訪趙兄，

趙兄亦知不能再隱，乃將其所屬混成隊員，在黃河以北地區工作，如何被他們殺害，爲了報仇，如何探知他們來洛陽。如何佈置將他們扣押。如何爲防洩漏消息，將那家的一個佣人，亦一併扣押處置等經過，和盤托出，接着又說：戴先生就是要我償命，我是一個大丈夫，也決不怕死，不過在戴先生未有電示之前，爲免發生麻煩，想去城外找一隱僻之處暫住，我去了，一定託人帶信，將地址告訴你，以便隨時連絡。我也就將蔣長官有意幫忙成全的話告知他，囑他保持冷靜，遂辭別回班。次日午後，趙兄託人送來親啓函，原來他已避居白馬寺側的一家民房中。是晚接到局本部復電，略謂趙案正在查處中，希與洛陽站魏毅生同志保持連絡。第三天上午，蔣司令長官電話命我至其寓邸一談，承示：昨接 委員長復電，趙案已交你們軍統局辦了，趙理君現在何處，最好你能陪他於今晚八時後來我這裏，大家商量商量，洛陽城內爲了此事，已弄得很亂，必須

迅作妥善處理。我就報告說：趙兄現住鄉下，要他進城，必須妥當掩護，可不可以等見過長官之後，暫使匿居城內，明或後日化裝混上火車，讓他去西安，再由西安負責單位轉送重慶，依法審處。蔣長官表示：這當然也是辦法，等見了面，大家再研究好了。

我辭別蔣長官回到班本部，即下令午後行軍演習，兩點鐘出發至白馬寺，我另帶了一套隊員穿的制服備用，一切準備完畢，如時率隊就道，約四時左右，到達白馬寺附近，命值日官照顧就地休息，我就帶着一名勤務僞作散步，找到趙兄住處，將連日經過情形告知，趙兄亦以爲然，延至薄暮，囑趙兄換穿隊員服裝，相偕返至部隊休息處，雜入隊中，整隊回城。迨進城內，已萬家燈火，幸未暴露一點行跡。部隊到達班本部，由值日官指揮解散，休息、開飯、已將近八時，我遂陪同趙兄逕赴蔣長官寓邸。長官一見趙面，即予嚴厲申斥，差不多痛責了二、三十分鐘，才停了一下，又說：志道的意思，送你到重慶去，這也可以，讓我打電報給你們戴先生，等到復電後再辦，志道！你也發一電報去，報告你的意見。最後談到趙兄匿居城內的地點問題，考慮的結果，還是由我陪送至洛陽站，請魏毅生同志安置保護，遂辭別蔣長官，偕訪魏同志，交代清楚後，回到班本部休息，翌日晨，詳電局本部報告本案目前情形。大約過了三、四天，蔣長官通知我，說已接到戴先生復電，趙理君不必送渝，請求就在洛陽處決，恐怕再沒辦法挽回了。從此趙兄即與世長辭。事後我體認戴先生這一措置的

用意，覺得非常明智而正確，因爲（一）事故發生在洛陽，就地處決，可使當地社會人士瞭解、本局對於違法同志，決不袒護，如解回重慶審處，就失了翕服人心的作用。（二）戴先生對於幹部的愛護，固屬無微不至，但如趙兄之如此違法妄爲，造成許多人的死亡慘案，對於團體的聲譽和紀律，影響至大，戴先生常常訓示：一個革命團體，必須有鐵的紀律，如不即時就地處決，不特無以安定前方的民心，保持團體的聲譽，抑恐紀律廢弛，尤難達成抗戰救國的革命使命，本局在英明的 領袖領導之下，奮鬥數十年而精神不墜，實乃鐵的紀律維繫，有以致之。

### 當上了別動隊司令

三十二年四月中，洛訓班訓練任務完成，辦理結束，受訓人員各回原屬單位，我率第五戰區混成隊受訓人員，於是月底回到老河口，奉令改編爲別動軍第六縱隊，轉任縱隊指揮，一面另行編隊訓練，一面積極推動敵後工作。旋至襄樊隨縣等地視察，瞭解敵後工作情形。是年多、出巡豫皖邊區，道經葉縣，戰區孫副長官仿魯（連仲）先生賢伉儷約請晚餐，各式北方麵食菜肴俱陳，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席間，孫先生對於戴先生繫乎國家安危的工作，暨偉大的節操，絕倫的機智，與恢宏的氣魄，深致讚佩。餐畢邀看地方戲劇，盛情難忘。第二天赴界首，承蘇魯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湯恩伯先生招待，懇宿招待所，盤桓數日，有一天早晨，湯先生約共早餐，餐間對我說：四省邊區境內，中央與地方黨政軍各單位



，派來的特種工作人員，良莠不齊，時生事端，管理不易，傷透腦筋，志道兄！你是內行，看看

有沒有改善辦法？我開玩笑似地說：我是半路出家，一知半解，不過，我想四省邊區情形特殊，要是能設一機構，統一指導，未始不可逐漸改進。湯先生聽了，大為贊許的說：對、對，我想就成立一個「四省邊區特種工作總指揮部」，就請你擔任總指導，幫幫忙好不好？我一聽，覺得他的性格，好像和戴先生的豪爽、推誠差不多，但我是負有別働軍第六縱隊的任務，怎麼能够應命呢？只得據實陳明，謹謝厚愛。早餐將畢的時候，湯先生又鄭重的說：這件事非做不可，你既不便擔任總指揮，那就由我來兼，請你擔任副總指揮，主持此一工作，今天就煩你寫一計劃，明天親呈 委員長核定。寫計劃，我當然不便推辭，回至招待所立即草擬，當晚交卷。大約過了二三天，老河口指揮部轉來 戴先生電報云：周道三兄已入陸大受訓，奉 委員長核示，由兄接任別働軍司令，希即將六縱隊指揮職務，移交岳燭遠同志後，迅返重慶到職。這一突如其來的電令，深感受外，為什麼事前毫無所聞呢？隨即往訪湯先生，告知其事，並陳明即須返回老河口，準備轉赴重慶。湯先生毫不思索地說：呀！你寫的計劃來，我昨天已報出，倘 委員長批准下來，怎麼辦？我想沒關係，戴先生



戴笠將軍向調赴北寧路守備的文警總隊，忠救軍健兒訓話。

是我最深交的朋友，我去電報和他商量。我立即答說：湯先生！這萬萬使不得，不要說我不能違反戴先生的意旨，就是你電報去了，只要戴先生復電說，此事係 委員長決定，請你向 委員長請示好了，你又如何說法呢？湯先生聽了，默然半晌才說：好！此事只好等 委員長批下來後，再研究罷。我就順便告辭，次日逕返老河口，準備移交。（下期續完）

### 中外人物專輯 (一)

汪公紀等著·定價拾捌元

### 中外人物專輯 (二)

雷嘯岑等著·定價拾捌元

### 中外人物專輯 (三)

王培堯等著·定價拾捌元

### 中外人物專輯 (四)

賴景瑚等著·定價拾捌元

購買以上各書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帳戶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立即寄書。